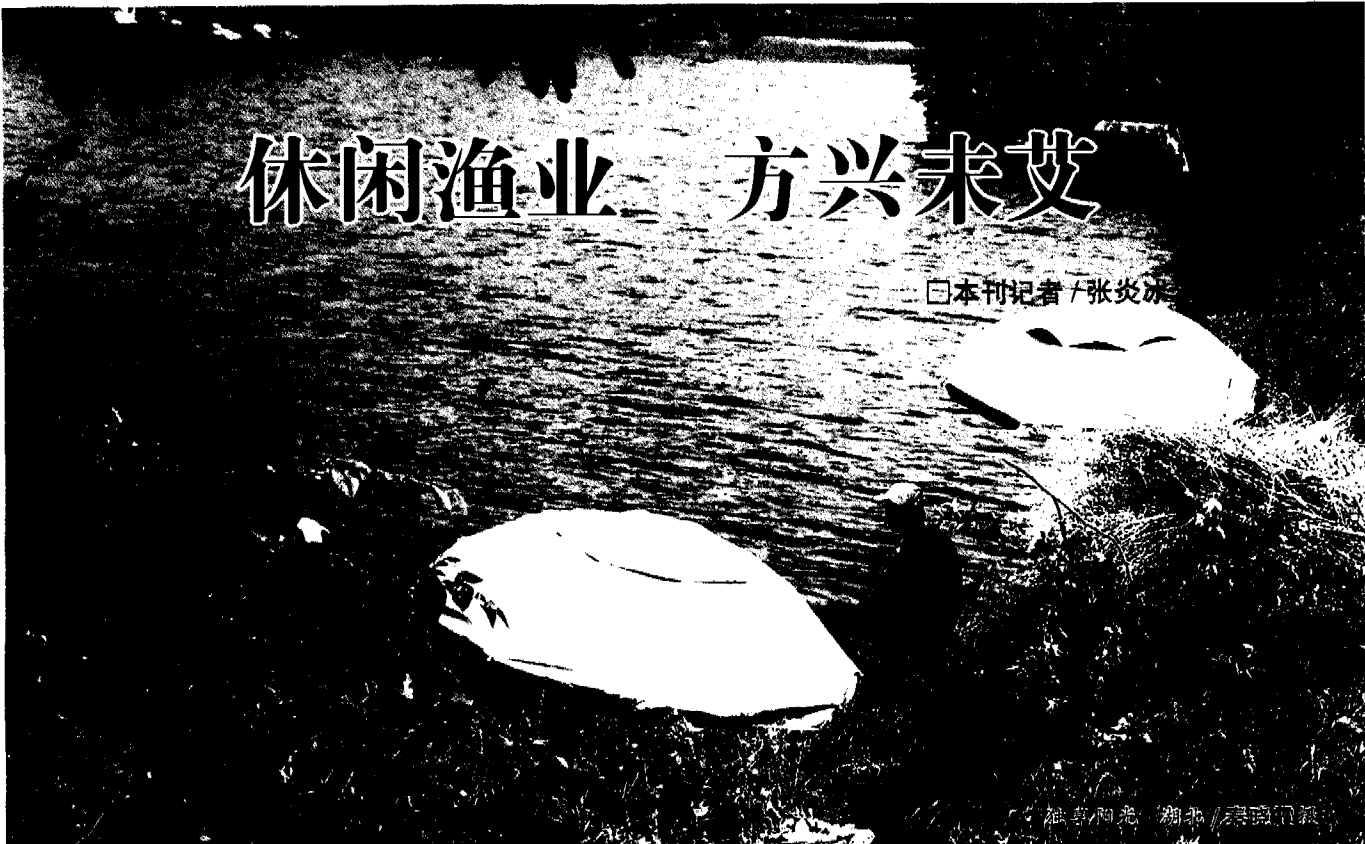


休闲渔业 方兴未艾

本刊记者 / 张炎冰



5月22日,《新民晚报》“长三角周刊”以《以无锡休闲观光农业“钱景”看好》为题,报道了“鱼米之乡”休闲渔业异军突起,已成为发展速度最快、成效最显著的一种全新渔业生产形态,全市50亩以上的专业垂钓渔场已多达30家。其实,何止是无锡。江苏是传统渔业大省,养殖技术、技能的推广和发展,以及调整农业结构,落实三农政策,就是原来以种植为主的市县都挖掘了渔业生产的潜能。养殖业迅速壮大,以致鱼太多,吃不了,市场水产品过剩。今年以来,大丰市养殖群体通过媒体吁请苏州市民,每户多吃一条鱼。然而,市民的嘴刁了,养殖鱼不要吃了,要吃野生鱼,吃高档鱼。怎么办?出路之一就是办垂钓渔场,走休闲渔业之路。

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垂钓渔场出现在北宋时代,太宗在京城西郊开凿金明池,就是现在河南开封的包公湖。本来是为了快活,在人工湖上观水戏,与民同乐,还专设了一个管理机构,后来有人在金明池钓鱼,钓的人多了就收费了(《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当然这还称不上专业钓场,是业余的。

中国钓鱼协会成立 催生了休闲渔业

现代“垂钓型”渔业的出现是在1980年之后,中国钓鱼协会成立,各地钓协建立垂钓基地。然而一则是养殖观念陈旧,恪守着为市场提供商品鱼,养鱼者只看到钓鱼伤鱼,怕影响产量,对垂钓渔业缺乏认识;二是政策不明朗,钓协与养殖单位之间时有抵触,没有明确的合同约定,利益冲突下的钓场办不长,今天合、明天分,时断时续,不正常;三是体制局限,缺乏必要的机制,再加上一些地方行政措施严厉和长官意志结合在一起,制约了垂钓业发展。尽管如此,各地在钓协的鼓动下都出现了养殖兼垂钓的钓场,虽然养与钓的矛盾还没有彻底解决,但用垂钓收入补充养殖收入的新思路已经被许多人看好了。

1990年代后期,钓鱼俱乐部兴起,这种既规范又不十分规范的民间组织虽然能量不大,但四处活动的能力很强,他们或说动集体渔场,或沟通个体养殖户,用经济补偿的办法构建了许多小型钓场。经过这样的尝试,渔场的观念开始转变了,

养鱼不如钓鱼,特别是一些周转资金不足,经常为无钱买饲料而犯愁的养殖户,每天有十几个人钓鱼,几百元钱收入手头就灵活了。记者在苏州阳澄湖镇采访一位何姓养殖户,他说养鱼都是一年捕捞一次或两次,大量的鱼挤在一起上市,价格上不去,一年算下来略有盈余就不错了。如果苏北、浙江的鱼来了,那就赔定了。我这条河1500米长,承包4年,主要养鲢鱼,套养的,还放了些鲫鱼和鳊鱼,现在3年了,累计投入了20万元,再投入就没有资金了。去年起开放钓鱼,一天40元,来的人里有苏州的、常熟、无锡的,都是四五个一拨,上海人来得多,每周一次,一来就是20~30人,到现在我已经收回了2/3的投资,捕捞4次卖了8万元。苏州水多,到处是放养浜,养殖兼垂钓,如今已很少有纯养殖户了。

发展休闲渔业 不能等着上面拿办法

河南,水不是很多,河道季节性明显,不适合做钓场,但多数水库和地面下陷后形成的人工湖,收费10~30元一天,深受

钓鱼人欢迎。但支撑着河南钓鱼技术的是钓快鱼,速钓小鲫,这从钓具消费上可以得到印证,河南的鱼饵市场最大。然而,钓小鱼不能一蹴而就,要不顾寒暑,坚持不断的练。在缺少合适渔场的情况下,河南钓手采用的方法是集资,几个有共同钓鱼倾向的人合股,你出500,我出300,用几千元钱包一个坑,放上小鲫鱼,从生口钓到猾口,钓到鱼成了“老头鱼”再换一批新鱼,有这样的基地,河南就是钓快鱼高手的摇篮。记者问一位郑州的钓手“那些水面怎么就那么轻易转到你们手里了呢?”他说,农户以种地为主,利用小水面放些鱼就不管了,养好了一年千把元收入,我给他2000元还有不干的?天上不会掉馅饼,没有钓场,钓鱼人自己想办法,包个池塘,改造成钓场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是颇为流行的。

在广西,流经南宁市区的邕江支流成了湖,在发挥其景观和休闲娱乐功能的时候,管理机构放了鱼,开始,一喂饲料水质就下降,不喂鱼又长不大。两难中钓鱼人起作用了,要求开放钓鱼。起初,不答应,但经不住钓鱼人软磨硬泡,划出一片区域做钓场。至今南湖钓鱼成了南宁的一道风景,凤凰树下,临水湖岸,绿荫浅湾,撑起了一顶顶遮阳伞,从早到晚,因鱼而引起的欢笑成了小康生活的一种标志。钓场建设要促,用民意促成垂钓业的发展。与南宁相比,无锡市对景观钓鱼的态度就有分歧了。最近在修复的东林书院,重现旧貌的剪河被承包了,市中心有了休闲钓场到底是好还是有碍观瞻,正成为一个话题,并在报纸上展开讨论。钓鱼人的意见能不能占上风,那就取决于钓鱼过程中的某些行为是不是能被市民原谅了。

5月27日至6月1日,记者从靖江到常州,发现这两个城市的休闲渔业是原动力,即养殖者自觉转换角色,在与钓协和钓具店的合作中增长了才干,并从摸透钓鱼人心思入手,把它做大了。

休闲渔业没有模式

江苏靖江是个县级市,以农业经济为主,其中养殖占7%左右,工业经济不太发达,但休闲业发展很快。全市8个乡镇、3个园区,上规模(垂钓水面超过50亩)的

钓场超过50个。由于濒临长江,境内河道纵横,池塘众多,发展垂钓业可谓得天独厚,特别是近几年河道清淤,水质好转,许多河浜沟塘可以钓鱼了。可是这里的传统是钓大鱼为荣,钓小鱼不过瘾,一部分富起来的人以及有人代付费用的社交钓鱼都选择养殖成品鱼的池塘。记者在一个钓场看到,两个垂钓区,一个约30多亩,一个20亩,大塘修了驳岸,还用水泥预制板挑出去搭了四五个钓鱼台,放养的是大规格青鱼、草鱼和鲢鳙,鲫鱼都是尾重250克以上的;小塘里是尾重1~1.5千克的鲃鱼,1.5千克的鲈鱼,根据钓获鱼种和重量计费。其实这些鱼都不是养的,是鱼塘主从其他地方买来后放下去的,如鲫鱼进价4.5元/500克,钓鱼的价格是7元,青鱼10元,鲈鱼15元等等。出于社交需要,一些私有企业主和渔场达成协议,要求他投放大规格鱼种来满足客户的钓鱼要求,这是不是靖江休闲渔业的起源,记者没有刨根问底也不敢盲下结论。可是这种生意是断续的,临时的,有限的,为了开拓客源,养殖户又主动与钓具经营业主联系,请他们介绍客户。在靖江,只有12万人口的小县城里有14家钓具店,每个店都团结着一批发烧友,钓具销售要竞争,有一个或几个钓场支撑着,生意就好做了,这是靖江休闲渔业崛起的另一个原因。靖江没有钓鱼协会,但从外地传来的钓鱼新技术很快生根了,但缺少指导而在钓灵钓钝上分不出米和豆子,喜欢摆弄而以池钓为主要出发点,也使养殖户看到了休闲渔业的希望。

常州的溇湖养殖场是市钓协的基地,双方合作20年,但一般不对钓鱼人开放。后来市内红梅公园、荆川公园相继开放钓鱼,但休闲渔业的规模太小,满足不了钓鱼人的需求。2004年,荆川公园改为开放式公园,里面的池塘小河放了些观赏鱼就拒绝垂钓了。市钓协让离退休的老同志发挥余热,说动了碧春缘生态林艺园、江南春宾馆将原来的养殖水面改为休闲钓场。现在,这两个总水面120余亩园林式钓场火了,上海的私家车以及外籍人士在江南风格的园林中享受钓鱼,也感

染了本地的成功人士、白领和中产阶层,这是一个层次。另外,市钓协还鼓励他的会员和社会人士办休闲渔业,形式有个人承包、水面承租,资金自筹,或几人合股,或向银行申请贷款,在3年不到的时间里,环绕城公路出现了11个农家风光的垂钓园,使一般收入的钓鱼爱好者得到了满足。记者采访了江南春宾馆内伟渔阁垂钓中心的投资人许春伟,就按重量计费,每市斤7元钓鱼人反应如何,以及随钓随放、以钓为乐的行为怎么处置,听听他的说法。许春伟说,我是搞水产经营的,在溇湖有养殖基地,办垂钓中心还是和鱼打交道。本来,我是利用这片水面作囤鱼用,基地来的鱼在这里搁一搁,卖不完的鱼存在这里,可是40亩水面太大,于是办起了休闲渔业。按7元收费在常州的钓场中是最低的,青鱼10元一市斤也不高,当然比市场的商品鱼要贵一点,可是把死亡率、饲料、管理费用等算进去,我就没有赚头了。有的人说这里的鱼太好钓了,一小时钓十几、二十斤,付费负担太重了。我的规定是钓上来的鱼不能放回去,但我可以按5元钱一市斤回收,我在附近有个售货点,上市场卖就是了。

休闲渔业方兴未艾,钓鱼人苦于水污染、电鱼、毒鱼而乐不起来,那就换一个环境吧。

